

第一章 引论

(一)

本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年2月25日出生在意大利中部佩卡索罗里(Pecasseroli)地方的一个名门望族。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度过的。克罗齐的父亲是一个勤勉而富有的资产者,母亲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妇女,酷爱阅读,醉心于文学艺术。克罗齐曾回忆说,他在母亲的熏陶下,自幼勤奋好学,表现出重视和酷爱历史、文学的倾向^①。

克罗齐虽然是在教会学校受到的严格教育,但还在少年时代,他的宗教信仰就发生了动摇,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的宗教倾向才又重新抬头。中学时期的克罗齐已经在当时的意大利文坛崭露头角,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学评论。1883年6月,不幸降临到了他那原本美满安宁的家庭生活。当他与家人一起在风景区疗养度假时,突发的地震夺去了他的父母和姐姐的生命,克罗齐本人也因困在瓦砾堆中十几小时才获救,而导致腿部伤残。这一不幸的事件在他毕生的精神生活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此后克罗齐和弟弟移居到罗马的叔父家中,在罗马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灰暗和痛苦的时期。他虽然进入罗马大学学习,却丝毫不关心上课和考试,而是依着自己的志趣在图书馆中博览群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了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 1843—

① 田时纲:《克罗齐》,载侯鸿勋、姚介厚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下册,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1904) 并通过拉布里奥拉的介绍而钻研了赫尔巴特 (J. F. Herbart, 1776—1841) 的伦理学。1886年克罗齐回到那不勒斯,殷实的家产使得他能够选择自己所希望的独立而从容的学术生涯。那不勒斯的山水草木、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都让他感到亲切,几年中他一直沉浸于对那不勒斯历史的研究。青年克罗齐很快成了著名的研究那不勒斯地方史的权威学者。当时的意大利盛行着实证主义思潮,历史学领域也浸淫其中。克罗齐对于实证主义极为反感,同时他又谋划着写作一本意大利的精神史,这使得他觉得很有必要对历史和历史学进行一番哲学思考。他研读了维柯 (G. B. Vico, 1668—1744) 的《新科学》和狄尔泰 (W. Dilthey, 1833—1911) 等人的著作,于 1893 年完成的《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一文,标志着他哲学生涯的开端,显示了他的历史哲学的最初立场。

拉布里奥拉在克罗齐离开罗马后,仍然影响着克罗齐的思想发展。通过他的介绍,克罗齐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一度沉迷于马克思主义,还曾经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很快放弃了马克思主义。1900 年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题出版了他研究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集。克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还直接影响了索列尔 (Georges Sorel, 1847—1922) 和伯恩斯坦 (E. Bernstein)。

1896 年克罗齐结识了当时还是比萨师范学院学生的金蒂利 (G. Gentile, 1875—1944)。比之偏爱文学艺术和历史的克罗齐而言,金蒂利的志趣则是纯粹的哲学。他们都对实证主义极其反感,互为同调。1902 年两人合作创办了《批评》(La critica) 杂志,克罗齐主编该杂志长达 40 年之久,对 20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金蒂利的影响下,克罗齐更加注重哲学研究。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批评,使得他深化和明确了自己的思想。少年时期的克罗齐曾经试图通过他的一个叔父,意大利著名的

黑格尔派哲学家斯帕芬达 (Bertrando Spaventa, 1817—1883) 的演讲和著作来了解黑格尔, 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晦涩难懂、令人生厌的黑格尔, 可是在经由马克思之后再来看黑格尔, 克罗齐的思想受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黑格尔哲学中活的和死的》(1907年) 一书总结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吸收和改造的基本立场。20 世纪的头十年是克罗齐哲学体系建立和形成的关键时期, 1902 年他出版了《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①, 1908 和 1909 年他又分别完成了《作为纯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和《实践哲学——经济学与伦理学》, 基本上建立了他的精神哲学体系, 1915 年他又以德文出版了作为这一体系的总结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② 这四部著作构成了克罗齐精神哲学的主要支柱。

与此同时, 克罗齐也致力于介绍欧洲其他各国的思潮, 以使意大利文化摆脱褊狭闭塞的状态。他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哲学全书》, 从事了多方面的文化活动。他的哲学在意大利以至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克罗齐与金蒂利的关系却开始破裂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两人之间的哲学立场出现了分歧: 金蒂利认为克罗齐对于精神活动多样性的肯定是经验主义的残余, 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立场不够彻底, 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二元论的桎梏; 克罗齐则认为金蒂利那种抹煞差别的统一并不真实, 精神活动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当前的思想活动 (即哲学)。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两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910 年克罗齐当选为参议员并于 1920—1921 年出任吉奥里蒂内阁的教育部长。1922 年 10 月墨

构成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的几部著作均由理论与历史两部分构成。朱光潜先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从英文转译了《美学》的理论部分 题名为《美学原理》后与克罗齐另一部美学著作《美学纲要》的中译本一起收入《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3) 一书。

^② 该书最早于 1915 年在德国图宾根由 Molr 出版社出版, 此后意大利文本和 D. Ainslie 的英译本均将书名改为《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 中文本即由此英译本转译而来。

索里尼上台，法西斯主义攫取了意大利的国家政权，金蒂利出任教育部长。在最初两三年间，克罗齐对于法西斯还抱有幻想，希望意大利能因此摆脱政治上软弱涣散的状态，重新焕发生机。但是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与法西斯主义根本是格格不入的。1925年墨索里尼实行恐怖政策，金蒂利公然发表了《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克罗齐针锋相对地起草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征集了数百名著名知识分子的签名后公开发表。此后他终身坚持着反法西斯的立场，始终留在意大利，成为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和精神领袖。在这期间，他以自由主义的立场写出了他影响最大的几部史学著作：《那不勒斯王国史》（1925年）、《1871—1915年意大利史》（1928年）以及《19世纪欧洲史》（1932年）。1938年克罗齐完成了他的《历史作为思想与行动》^①，对他的历史哲学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发挥。克罗齐这一时期的大量著述，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渗透了克罗齐反法西斯的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慑于克罗齐的巨大声望和国际影响，法西斯政权对于他的迫害从来都是有所忌惮；但不可否认的是，要在二十余年的法西斯统治下不断地从理论上批判和反对法西斯主义，克罗齐是表现出了巨大的道义力量和战斗勇气的。

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后，克罗齐不顾年迈体衰，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他倡议重建了1925年被取缔的意大利自由党，于次年当选为该党主席，并在共和国内阁中任职。1947年后克罗齐淡出政坛，在那不勒斯创建了意大利历史研究所。一生勤奋阅读、笔耕不辍的他于1952年11月去世。

克罗齐知识渊博，著述极丰，毕生著作达70余卷。20世纪上半叶，他对意大利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无人可与之相比拟，葛兰西

^① 此书英译本更名为《历史作为自由的故事》（Croce B.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5），与《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同为克罗齐历史哲学方面最为重要的著作。

曾经称他为“精神教皇”。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他的哲学著作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风靡一时。在西方当代思想家中，克罗齐算是中国学界较早就熟悉的一位，这主要得力于朱光潜先生对他的哲学尤其是他的美学的大力介绍。时至今日，克罗齐的影响虽与半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在美学和历史哲学领域的影响仍然是当代思想家中很少有人能相匹敌的。“直觉即表现”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学界耳熟能详的著名命题。一般认为，克罗齐与柯林武德同为当代新黑格尔主义的两大“重镇”。两人同为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又都爱好文学艺术而在美学理论上多有创造。柯林武德的美学和历史哲学尤其受到克罗齐的深刻影响。论者每每将克罗齐与狄尔泰、柯林武德并列为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三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本文在研究克罗齐历史哲学的若干重要课题之前，先扼要考察一下他的哲学体系的渊源、基本面貌和特征。

（二）

克罗齐学识渊博，思想来源极为庞杂。终生爱好文学批评而又在这一方面卓然成家的他，一直就非常喜爱那不勒斯的先辈乡贤——19 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桑克提斯（De Sanctis, 1817—1883）桑克提斯虽然被认为是黑格尔派，但他并没有自己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实证主义思潮风靡西欧、席卷意大利思想文化界的时候，是他的影响促使克罗齐坚定了反对实证主义的立场，决定性地走上历史唯心主义的道路。

另一位对克罗齐产生了更大影响的那不勒斯人则是 18 世纪的维柯。他多次盛赞维柯，称他与康德、黑格尔同是近代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对维柯著作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是他一生都在从事的事业。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是在研读《新科学》后完成的。

1901 年克罗齐发表了《维柯——美学的第一个发现者》的论文 第二年便完成了他精神哲学的奠基之作《美学》。维柯认为想象 (fantasia) 乃是认识的起点；语言与艺术都是精神活动创造性的表现，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的；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不是两种不同质的精神活动 而是统一的 这些论点都在克罗齐的《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构成为克罗齐美学的主要观点。维柯认为 人类能够认识历史 因为历史乃是人们所创造的。克罗齐认为这是哲学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命题 维柯由此而复活了人类全部的精神生活 。在把自己的全部哲学归结为绝对历史主义 (absolute historicism) 时，克罗齐一反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传统，认为维柯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义的创始人 因为维柯既肯定了历史乃是一个由想象而理性、由暴力而道德的进步过程，又看到了每一事件和人物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有着值得汲取的东西的话 维柯在这些方面也是黑格尔真正的思想先驱 尽管黑格尔大概并没有受到维柯的直接影响^③。他关于黑格尔和维柯的两部研究著作的完成，与他精神哲学体系的建立大致是同步的，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克罗齐 1911 年出版的《维柯的哲学》在被柯林武德译为英文后，很快在欧洲掀起了 20 世纪第一次研究维柯的热潮。

克罗齐是由于拉布里奥拉的影响而研究马克思的，虽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忱 由于他的“批判精神”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由此回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

① Croce B. My Philosophy. selected by Klibansky R., tr. by Carrit E F. London: Geroge Allen & Unwin Ltd. 1951. 12

② Croce B.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tr. by Sprigge C.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5. 72

③ Croce B.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of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tr. by Ainslie D.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15. chap VI

究使克罗齐认识到经济活动(也即追求实利的活动)乃是一种独立自律的活动,与道德活动判然有别。传统思想把精神活动的领域分为真、善、美三个部分,克罗齐则别出心裁地加上一个“益”(utility,即功用或实利)的范畴,并自诩为对于西方思想的独特贡献。另外,虽然克罗齐一再指斥历史唯物主义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死的东西”^①,但是从 he 坚持认为没有任何超越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思想、哲学和价值观的立场中,不难看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他曾经赞扬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马基雅维利”,马克思主义那种重视行动和实践的战斗品格,对于他之强调理论与实践两种活动的统一,强调历史既有关于思想,又有关于行动,应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克罗齐哲学中举足轻重的直觉(intuition)概念来自于康德。在克罗齐看来,康德哲学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先天综合”(synthesis a priori)。先天综合的提出,表明了知识的条件与知识对象的条件的一致性。但是克罗齐认为,康德对于先天综合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的自觉,这表现在他仍然肯定了不可知的“物自体”的存在。正是“物自体”的存在才给后来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泛滥留下了空隙。德国古典哲学后来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消除这个“物自体”,黑格尔尤其是要以思维与存在、逻辑与历史的同一,在理念的辩证进程中来克服康德那种超验世界的存在。但是黑格尔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他的辩证法有着无可救药的谬误,他仍然肯定了自然界的独立自存。在克罗齐看来,只有建立在精神一元论之上的绝对唯心主义,才能克服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从实证主

克罗齐曾经攻击说:“……当他(马克思)成功地给黑格尔的理念穿上了一件唯物主义的,或者勿宁说是经济的道袍时,并没有给黑格尔体系带来任何思辨方面的或逻辑方面的改善。他全盘接受了那一体系中低劣而过了的渊源于神学的部分,实际上忽略了他其他部分。”引自 Moss M E. Benedetto Croce Reconsidered. London: Univ.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7. 12

义的冲击下挽救人类的精神生活。

克罗齐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精神乃是唯一的实在，一切存在都只不过是精神及其表现。一般认为有着不依人的认识为转移的外在客体的存在，这乃是一种未经哲学审查的错觉。实际上没有外在于精神的存在，独立自存的客体本身乃是精神所创造出来的概念，精神在需要时创造了它，在不需要时同样可以取消它^①。所谓的“自然”本身也只是精神的产物而已，“我们从未于心灵精神之外发现自然，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思维为和心灵精神相对的一个自然”^②。只有否定了外在于思维的客体和先于精神的自然，“先天综合”的意义才能充分体现。既然一切都只不过是精神及其表现，那么思维的客观性和实在的可知性(knowability)就是毋庸置疑的了。

精神活动被克罗齐分为理论与实践的两度(degree)。理论活动又分为对个别事物的认识和对普遍物(即各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前者为审美活动,产生的是直觉;后者为逻辑活动,产生的是概念。实践活动也可分为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前者追求的是个别的利益和需要,后者则追求普遍利益。直觉产生的是美,概念则与真相联系,与经济活动和道德活动相对应的则是益和善。在精神活动的两度四阶段中,它们各自自成一体而又互相联系,较低的阶段不依赖于较高的阶段而独立,较高的阶段却必然包含着较低的阶段。直觉即表现,而作为一种抒情的表现(expression of feeling)的直觉又构成为认识的第一阶段,这是克罗齐颇具特色的观点。直觉不必依赖于概念,而概念必须以直觉为基础并包含直觉于其中,因为对普遍物的认识不可能脱离对个别物的认识。理论不必依赖实践,

① Croce B. *Logic*. tr. by Ainslie D.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17. 172~173

② 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朱光潜译,345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实践却必然依赖于理论，因为任何实际活动都必须预先假定了对具体情形和相应对策的认识为前提。经济活动不必是道德的，但普遍利益脱离了个别利益只能沦为空洞，因此道德活动必然包含了经济活动并以之为前提。精神活动除了这四种形式外，别无其他形式，它们就构成了精神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四种活动形式相对应，精神哲学分为美学、逻辑学、经济学（克罗齐的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追求功利的活动的，与一般研究生产、流通等的经济学含义不同）以及伦理学，它们分别对应于美、真、益、善四种价值。在克罗齐的著作中，《美学》和《逻辑学》分别研究审美活动和逻辑活动，《实践哲学》则包括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在内，研究经济活动和道德活动。此外，既然精神是在不断生展变化，由理论而实践，由美、真而益、善，实践活动的产物又给直觉提供了材料，如此环环相生、进展不息，那么精神本身就是历史，于是有《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作为整个精神哲学的总结。这四部著作就构成了克罗齐的哲学体系。

（三）

克罗齐曾经不止一次地否认自己是新黑格尔派，但是他这样做是旨在强调，一切真正有价值的哲学和思想都是在它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更是原创性的而不是派生的，不可能拘泥于谁的家法。克罗齐对近代德国唯心主义传统情有独钟，事实上，无可否认的是黑格尔对于克罗齐思想的影响是最为有力的。在他晚年应邀介绍自己哲学的一篇短文中，通篇谈的都是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吸收和改造^①。在 1902 年的《美学》中，他还多少保留了一些二元论的痕迹，只是在研读黑格尔哲学并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清算

^① Croce B. My Philosophy. selected by Klibansky R., tr. by Carrit E F.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1. 11~20

之后，他把一切归结为精神、归结为历史的哲学立场才得到了确立。

对于克罗齐来说，黑格尔哲学在充满思辨魅力的同时，却又有许多令他生厌、难以接受的地方。如何把黑格尔哲学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东西从它那僵死的躯壳里解放出来，乃是他在《黑格尔哲学中活的和死的》一书中所要从事的工作。克罗齐自命找到了黑格尔哲学陷入谬误的症结，在于他错误地混淆了差异 (distincts) 和对立 (opposites) 两者 克罗齐说：

在研究实在的时候，我们不仅遇到了差异的概念，也遇着了对立的概念。我们不能把后者等同于前者，也不能将它视为前者的特例，仿佛它是差异概念中的某一种。差异的逻辑范畴是一种东西，对立的范畴则又是另外一种。正如我们所说，两个差异的概念尽管互相差异却可以彼此联结；而两个对立概念则是互相排斥的。

哲学史上的主要倾向是否定对立概念，而黑格尔的贡献就在于他集辩证法思想之大成，揭示了对立的实在性和普遍性，但是他的错误恰恰在于混淆了差异与对立这两种不同的关系，由此而导致了种种谬误。

以克罗齐精神活动的四个阶段为例，直觉与概念、经济与道德 分别有着它们自己的价值，也即美、真、益、善。这四者之间有着高低差别，较后者包含和依赖于较前者的关系，但却又各自不同。对于这四个概念，我们只能说它们之间互相差异，而不能说他们哪两者之间是对立的。与此相对照的是 美与丑、真与伪、益与损、善与恶 才是互相对立的，二者相互依存。没有了丑、伪、损、恶，也就没有美、真、益、善的存在。抽象的美和抽象的丑同样都是不真实的，现实具体的美也就包含了丑于其中并克服了丑。

① Croce B.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of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tr. by Ainslie D.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15. 10

对克罗齐来说，差异的概念与对立的观念同样重要，两种不同关系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立关系中，互相对立的两者正相冲突，二者只有在统一体中才能得到调和，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正”、“反”二者只有在“合”中才是具体真实的，抽象的“正”或“反”并无真实性。而对于差异者来说，例如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或直觉与概念之间固然有高低阶段的不同，但它们各自都是具体而真实的。理论活动产生实践活动，直觉产生概念，实践活动或概念中就包含了理论活动或直觉在内。如果说对立者的统一乃是正反合的“三位一体”(triad)的话，那么差异者的高者包含低者的关系则是“两位一体”(dyad)。

克罗齐认为，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没有弄清差异者与对立者的区别，因此往往以处理对立者的辩证法来处理差异者，把高低两者阶段不同的关系误当作正、反、合“三位一体”的关系。克罗齐说：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我们随处可见缺少差异者和因此而导致的混乱的证据，在这里互相差异的关系往往被视作正、反、合的关系。因此在人类学上便有：自然的灵魂(正)、敏感的灵魂(反)、实在的灵魂(合)；在心理学上有：理论的精神(正)、实践的精神(反)、自由的精神(合)；或者是直觉(正)、表象(反)、理性(合)；或者最后是：家庭(正)，市民社会(反)，国家(合)。在绝对精神中则是：艺术(正)、宗教(反)、哲学(合)。^①

这样的正反合难免过于牵强武断，就以最后一例而言，把艺术与宗教置于互相对立的境地，就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在克罗齐看来，宗教只不过是艺术、哲学和伦理戒条的混合而已，本身并不成其为一具体共相。而艺术、直觉与哲学概念都是自成一体的，艺术可

^① Croce B.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of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tr. by Ainslie D.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15. 96~97

以独立于哲学而存在，哲学却必然包涵了艺术在其中，因为概念必须要以直觉为前提。艺术与哲学本是高低两个不同阶段的关系，而在黑格尔这里，由于错误地把艺术与宗教对立起来，把哲学视为二者的合题，艺术就完全丧失了自立性，而只不过是抽象的和不真实的，在有了完全的哲学之后就只能归于消灭。

这是黑格尔把差异和对立二者相混淆所产生的第一种错误，那就是错把差异者当作对立者，当作哲学上的错误（因为抽象的正和反都是不真实的，所以克罗齐称之为哲学上的错误）。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对于历史和自然科学就像对于艺术一样，持有非常错误的看法。历史本是事实的记录，是由个别判断所构成的。它既有同于艺术又有同于哲学的一面（详见下章），黑格尔则认为既然理性支配着宇宙，那么历史也可以由理性先天地（*a priori*）推演出来，因此哲学家应该有一部高于历史学家根据经验事实所写历史的“历史哲学”，它不必依据于史实，相反地史实却必须也必然是与它相吻合一致的。这样，本应该来自于史实记载和对于史料的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的历史学就被一套先天的辩证法图式凌驾其上^①。同样地，自然科学在克罗齐而言，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将实在进行分割、排比和计算，它不能够认识实在但却有助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正如历史学家的历史是不完善的而另外需要“历史哲学”一样，自然科学的不完善也需要另外有一种“自然哲学”。历史学与自然科学都和艺术一样被黑格尔贬斥为哲学不完善的状态，而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他以辩证法的方式来处理自然界个别的经验事实，而忘记了辩证法本来乃是以思辨的方式来把握精神实在的，于是黑格尔把自然推演成了一个僵硬的辩证体系，与精神恰相对立。因而，黑格尔哲学虽然以

^① Croce B. *My Philosophy*. selected by Klibansky R. tr. by Carrit E F.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1. 14

精神为出发点，却并没有能够真正脱出二元论的窠臼。

黑格尔混淆差异与对立所引起的另一种错误，则是误把哲学上的错误即抽象的正和反当作真实的差异者。克罗齐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从有、无、变的对立统一开始，推演了一个由众多环环相扣的“三位一体”所构成的概念辩证发展的体系，这一体系在绝对理念那里达到了顶峰。可是，这一体系中的每个正题和反题都只不过是抽象的和不真实的。只有在合题中二者才能得到统一。但相对于更高层次的合题来说，每一较低层次的合题都只不过构成为其的一个正题而已。因而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只有那最高的绝对理念才是唯一真实的具体共相，在它以前的一切概念都只不过是真实的和抽象的“哲学的错误”，逻辑学于是只不过是一部思想的病理学而已。一连串的错误如何能够得出最后的真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实际上是误把互相对立者看作与差异者有同样的真实性和具体性。

我们可以看到，克罗齐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改造，要害在于以他自己所标榜的差异辩证法来补充和替代了黑格尔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克罗齐看来精神也即实在的生展变化并不只是按照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来展开的，与精神活动四种形式相对应的美、真、益、善中的每一种固然是因为包涵并克服了与之相对立的丑、伪、损、恶而得以成立的，但是精神活动的两度四阶段之间却是依照以下的差异辩证法的程序而不断生展变化的：理论活动〔直觉（美）——概念（真）〕——实践活动〔经济（益）——伦理（善）〕。其中的每一阶段都自成一统，各有自己的价值。较低阶段可以不依赖较高的阶段而独立，较高的阶段却必然包涵了较低的阶段于其中。精神永远在生展变化，由美、真而益、善，则理论而实践，实践活动又反过来提供了直觉的原材料，于是精神涵盖了全部实在，它的生展变化既是哲学又是历史。克罗齐的精神一元论或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便在批判、吸收和改造黑格尔的基础上得到了确立。由于

一切都内在于精神，克罗齐又称自己的哲学立场为内在论（immanentism），以与超验论或超越论（transcendentalism）相区别。

（四）

与他的后学柯林武德一样，克罗齐是由历史学而步入哲学的，他们既具有一般哲学家所缺少的史学训练和实践，又具有专业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哲学思辨的能力。克罗齐的学术生涯十分漫长，他在历史哲学^①方面的著述为数众多，而且前后思考的重心和思想倾向有很大变化，甚而有许多不大一致乃至互相冲突的地方。本来按照克罗齐的哲学观点来说，哲学和思想都只能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问题力图做出解答而已，每一不同的历史时刻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哲学观点，对于不同的哲学家来说是这样，对于不同时刻的同一位哲学家来说也是这样。哲学史上不断产生着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但永远不会出现（像黑格尔所认为的）一个完善的达到顶峰的体系。从这个角度看来，克罗齐历史哲学观点的复杂多变，正是符合于他的哲学立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克罗齐没有他较为一贯的基本观点和立场。

本书认为，克罗齐历史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以 1893 年《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为标志 克罗齐开始对历史学进行哲学思考，并达到了把历史学归于艺术范畴的结论，与实证主义思潮把历史学归于科学的范畴正相反对。（二）以 1908 年《逻辑学》中的有关部分和 1915 年的《历史学的理论和

本书是在一般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哲学一词的，它既包括对历史过程的哲学思考，又包括对历史学和历史认识本身所进行的哲学探讨。用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术语来说，它既包括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又包括了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克罗齐往往用“历史哲学”一词来特指他所反对的、以黑格尔最为典型的目的论的历史观。本书（尤其在第四章）在涉及克罗齐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时，加上引号以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相区别。

历史》为标志，是克罗齐历史哲学比较成熟和完备的阶段。他修正了以前的看法，提出了历史与哲学同一的论点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这也是克罗齐历史哲学中历来最受人重视的思想内容。(三)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克罗齐对历史哲学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这些探索的成果最集中地反映在 1938 年《历史作为思想与行动》一书中。克罗齐在这一阶段除了进一步发挥以前的论点外，还突出了“历史作为自由的故事”的主题，更加强调历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明确地提出哲学要以历史学为取向，把一切实在归结为历史，并把自己的哲学立场概括为绝对历史主义。

一般认为，20 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即研究重心日益从对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的研究，转到对于历史学和历史认识本身的性质的研究，这一转折在学术形态上表现为由传统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克罗齐曾经明确地提出，如果有历史哲学的话，那也只能是对历史学的知识论研究，他因此而被不少人视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开创者之一。但是对于历史进程的性质、个人自由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历史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等思辨的历史哲学所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受维柯和黑格尔思想所浸染的克罗齐一直是情有独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探索和思考。事实上，只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角度，是难以把握克罗齐历史哲学的丰富内涵的。克罗齐在历史哲学的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思考和探索，同样都是本书所要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重要课题。

第二章 历史与哲学的同一

(一)

历史与哲学，历史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同一是克罗齐历史哲学中最为引人注目而又最令人费解的重要论点之一。卡罗吉诺（Guido Calogero）甚至说，历史与哲学的同一是意大利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这一标志使它与当代别的哲学和唯心主义趋向区别开来。”^①可以说这一命题贯穿和渗透了克罗齐的全部史学理论，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和把握乃是我们进入克罗齐史学思想殿堂的关键所在。

克罗齐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对历史学的性质和地位进行哲学思考，当时他已经以那不勒斯地方史的研究而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世纪的欧洲，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自然科学的路数和方法因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深入人心，实证主义也因此而风靡一时。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的方法不仅能够用于研究自然界，而且也能够用来研究全部的人文世界。实证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力图将历史学研究纳入自然科学的轨道，流风所及，以至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柯林武德还在孜孜以求，要使历史学摆脱“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②。克罗齐对

^① Galogero G. On the So-called Identity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Klibansky R, Paton H J ed. *Philosophy and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Ernst Cassirer*.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3. 35

^②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译序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历史学性质的思考，就是直接由于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感而引发的。早年的克罗齐是以强调个别性作为历史学的特征的。自然科学虽然也研究个例，但其目的是为了归纳出适用于一般的规律，在这里，对个别本身的研究仅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而在历史研究中，不可重复的个别事件和个人本身就是研究的目的之所在，对个别的東西的研究并不以达致一般规律为其目的。就此而言，青年克罗齐这种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加以认识的方法，以及他所达成的结论，与新康德主义的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如出一辙。但是克罗齐把这种观点更推进了一步。由于维柯的影响，他很早就坚定地认为，艺术的领域属于认识活动（cognitive activity）的范畴，艺术就是直觉，是对于个别的東西的认识。既然历史也是对个别的東西的认识，那么历史就是艺术，而不应该像实证主义者那样将它纳入自然科学的轨道。历史和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只涉及对于真实的東西的直觉，而艺术则兼及对于可能的東西的直觉，因而历史学就应该被纳入艺术的范围之内。这就是克罗齐 1893 年在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

克罗齐这种将历史置于艺术范围之内观点，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在 1902 年的《美学》中他还这样说道：“历史学既不追求法则，也不形成概念，它既不归纳，也不演绎，它只进行叙述而不进行论证；它并不建立普遍的与抽象的，而只安排直觉。‘这个’和‘这里’这类全然有确定性的个体，才是历史的领域，正如它是艺术的领域，所以历史是包涵在艺术的普遍概念之下的”^①。以后的克罗齐虽然放弃了这种观点，但这其中所蕴涵的一些基本立场却是他终生不渝地坚持了的。那就是既反对实证主义将历史学纳入

^① 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朱光潜译，34 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译文有改动。